

池莉经典文集

水与火的缠绵

池莉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池莉经典文集

水与火的缠绵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与火的缠绵/池莉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0. 10

(池莉经典文集)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38 - 3

I. ①水… II. ①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4719 号

池莉经典文集

水与火的缠绵

SHUI YU HUO DE CHANMIAN

池 莉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:www.bph.com.cn

新 经 典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发 行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北 京 彩 虹 伟 业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12.125 印张 268 千字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38 - 3

I · 1010 定价:2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 - 58572393

自序

写作半辈子，苦苦思索近十年，笨拙的我，这才明确地发现：文学其实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故事。

这是我从去年到今年十几个月的日子里，第六次毙掉此前的自序，第七次重新提笔。冬日午后，是世上所有时间里最静肃的一段光阴。今天的静肃尤其令人眩晕，连头顶的云层也晕晕地荡开，忽然，强有力的阳光英雄般凯旋，覆盖大地的一瞬间是如此金光通透又静美无声。这样的冬日午后，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对于我，一种神圣的悸动突如其来，仅此一刻的世界，它就成为了我的：一束巨大的光芒从苍穹缝隙里探照下来，偏偏就是要穿透我的身体。穿透，强烈而细密的震颤无法停息，直至我奔到书桌前写下我向自己索要了许多年的答案：文学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故事。

好了。我安静了。我明白了。我可以垂首静思与默默写作了。现在的人类实在庞大，可怜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裹挟，掷于人人同样的生活，而不管个人是否情愿。那些无数的千百年的被裹挟感和不情愿，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绝望——再不用多说什么。

揣摩绝望以及绝处逢生的可能性，这才是我写作根源的根源！

我不指望文学能够消灭或者创造什么，但我相信文学足以发现与发泄。发现与发泄大约是我们与绝望相处的最好方式了。一个人只要活着，就必须对付绝望；只要对付绝望，生命就会显露

真实与美的生动姿态；只要生命能够生动地真实与美，文学的可能性就会无穷无尽。

这套文选，应能证明我的写作。因此，我的选编特意以写作的年轮排序，每部小说题头还简略地附记了写作当时的情形；第九卷则选编了有别于小说的文字：散文、诗歌和文论；我想这些文字多少能够传达我的一种真实与立体。就这样，这套文选像一条河，静静流淌过来，由文字自己发出自己的絮语，诉说从前，诉说往后。

池莉

2009年12月2日 一个星期三的午后

《水与火的缠绵》记忆：写于2001年5月8日，完稿于2002年4月9日汉口，初版于2004年4月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。华艺老总金丽红魄力非凡，收到稿件的当月书就出来了，并且开印就是十五万册，我有点担心，觉得十万册比较稳妥，老金不要我管。老金着急的是：“4月28日新书上市，5月2日盗版书也上市了。”不过紧接着，正版还是加印了几次。2004年5月1日再版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《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》丛书。2008年11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第三版，一直有加印。这部小说写于我个人生活最困惑与彷徨无计的时期，二十七万字，前后写了两稿，多亏写作携带我度过了无数难挨的时光。写的是1980年至1998年的光景，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十八年光景。感谢武钢和中科院武汉水生物研究所，我对这两处的熟悉与了解，使我选择了它们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。我想但凡被作家选中的地方，它们一定都有与众不同之处。

第一章

1

一架飞机，看上去小小的，像玩具，慢慢地飞过1980年5月的灰色天空，降落在武汉的南湖机场。京广线上的一列火车，又长又粗，黑糊糊带着千里奔波的风尘，莽撞又霸道，呼啸着，穿越汉口，跨越长江大桥，依傍着蜿蜒的蛇山，冲向武昌火车南站。江面上的轮船，无论是停泊还是起锚，都发出了呜呜的汽笛声；长长的锚链，哗啦啦从江面升起，哗啦啦钻入水中。武汉钢铁公司的烟囱群，突突地吐着黄色或者黑色的浓烟，半边天空的云层，因此浓重而沉郁。附近的石油化学总公司的烟囱里，吐出的则是火焰，这里的半边天空，因此明亮而鲜艳。这就是曾芒芒的出生之地和生长之地——城市。城市就是一种混响着的巨大声音，就是一种胡乱涂抹的浓重油彩。二十二岁的女青年曾芒芒，她的1980年5月的某个星期天，就在这片混响与油彩中开始了。

这一天，天上下着温暖的细雨。曾芒芒对父母谎称她在工厂加班，因此获得了一个悠闲的星期天。曾芒芒斜躺在她单身宿舍

的单人床上，阅读着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的小说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

被子折叠得四四方方。枕头洁白。洁白的枕套是曾芒芒自己用钩针钩出来的，大朵大朵的云状牙边，镂空的枕面上是一句古语：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被子与枕头擦起来，把脑袋垫得舒舒服服。齐腰的长发，昨天晚上就洗过了，今天故意没有扎辫子，披散着，一根一根交错滑落，垂挂在枕头的花边上。胸襟上别了两枚新鲜的白兰花，时时暗香浮动。细腰过于凹陷，搭上一条银灰色的纱巾，酷似匪首那妖艳的压寨夫人。窗台上一盆玻璃海棠，繁华的小红花开满无名的相思。床边的凳子上，一只印着大红“奖”字的搪瓷茶缸，里面装满一杯开水，两只搪瓷碗，扣着一个二两的大馒头，一根香肠，十几根榨菜丝。这就是曾芒芒为自己准备的一天的伙食。

这套小说得来不易。曾芒芒答应给人编织一双绒线手套，约翰·克利斯朵夫才专属于曾芒芒一个星期。新出版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一套四册，都是大厚本，定价四块三毛钱。曾芒芒买不起，曾芒芒的月薪才二十一块五毛。每个月的饭菜票需要十五块左右，而女孩子又还有固定的花费。此外，书，学习资料，电影票，新手绢，同学来了请吃牛肉面，都是需要花钱的。而一个月到头，总是还想积攒两三块钱吧？攒一点点私房钱，是女孩子永远的隐秘游戏，一点点的积蓄，可以带来大大的快乐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得来不易，不属于曾芒芒，因此曾芒芒更馋。解馋的阅读因此更加紧张、沉迷又畅快。

献给

各国的受苦、奋斗、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

——罗曼·罗兰

这是扉页的题词。曾芒芒把这句题词抄录到了她的笔记本上，同时还把这句话顺过来，这么写了一遍：受苦的奋斗的自由灵魂必战胜一切！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由中国最好的翻译家之一、傅雷同志翻译的。按说傅雷同志应该比谁都懂得，受苦的奋斗的自由灵魂必战胜一切。然而，傅雷同志却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初期，就与妻子朱梅馥同志双双上吊自杀了。据说，自杀之前，他们受到过红卫兵的冲击和侮辱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，有多少人受到过冲击和侮辱啊。曾芒芒的父母曾分地和郝毓秀也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侮辱。就连当时读小学三年级的曾芒芒，也受到了红小兵的冲击和侮辱。面对冲击与侮辱，有的人选择了死亡，有的人选择了生存。对于自由的灵魂，是消亡意味战胜，还是生存意味战胜？消亡要下多大的决心，生存又要下多大的决心？一个人为什么选择消亡或者生存？曾芒芒不明白。曾芒芒反复吟咏扉页的题词，她还是不明白。正是这种不明白，深深地诱惑了曾芒芒的阅读。

法国文学名著。窗外惆怅的春雨。二十二岁的女青年。被谎言掩护的阅读。慵懒无奈的侧卧。无所适从的忧愁。一条优美的身体曲线。不由自主地自怜自爱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过去了。毛泽东主席去世了。一个时代结束了。结束是一种突然的停顿，停顿下来喘息，放松，反思，悔过。然而，突然的停顿总归会使养成的习惯茫然失措。初始的新时代，是万物复苏的原野，热烘烘，耳朵发烧，树木花朵和野草都在生长，看上去一片茂盛但实际上又

是一片混乱。

曾芒芒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一年多了。她却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，变得更加惶然。因为她对自己的一切，从来都是无可选择和毫无心理准备的。五年前，一个寒冷的乡村之夜，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忽然召集知青们开会，让大家当场进行推荐选拔，以便完成向国家输送两名知青去读大学的光荣任务。下放才一年的曾芒芒，很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钻了出来。当她还在墙角冷得瑟瑟发抖，却意外地获得了最高的票数。第二天，一份武汉工学院的招生表格，就神话一般地出现在她面前了。一个月之后，曾芒芒就背着行李离开农村，来到了武汉工学院，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。曾芒芒学习的专业，也不是她自己挑选的，没有任何人征求她的想法和意见。曾芒芒在学校公布的榜上，看见自己被分配到了动力系，专门学习液压传动。液压？是的。液压！液压是什么？据说是一种先进的工业动力技术。不管此前曾芒芒对这种技术是多么陌生，从此它就是曾芒芒这一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本了。曾芒芒得认真学习它，掌握它，然后运用它。每天八小时工作。然后，获得薪水。然后，用这份薪水吃饭，成长，结婚，生子，老去，死亡。武汉钢铁公司，一个十几万职工的国家大公司，人人都说它是最好的单位。公司直属冶金部，级别高，社会地位高，劳保福利好。仅仅是为了方便自己的职工上下班，就有自己专门的通勤公司和通勤车。武钢职工乘车，只需出示本公司的月票即可。逢年过节，免费发票，大卡车将准时地出现在某个地点，凭票发放鸡鸭鱼肉。尽管如此，曾芒芒的惶然之感依然挥之不去。一夜之间，下放知青变成工农兵大学生。一个月之间，麦子变成液压，校园变成工厂，女大学生变成技术员。一个来不及

适应角色转换的女青年，每天夹杂在十几万人之中，朝他们的工厂进发。大家都是同样的成分，大家都是同样的气息，气息里都带着跑月票的汽油味。在公共汽车上，大家都谈论同样的话题——防暑降温分发的白糖已经生虫了，而春节分发的鸡蛋居然有一半是臭的！十几万人的钢铁公司，同样的人太多了，同样的呼吸太多了，多得成了一个庞大的统计数字，没有人对悄然加入这个统计数字的一个普通女青年感到新鲜和好奇。帆布工装，翻毛牛皮大头鞋，硬邦邦的安全帽。穿行于自动轧钢线的地下设备之中，观察各种仪表，检查液压传动是否正常。车间门口永远有人打考勤。车间的墙壁上永远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。黑板报上永远是国际的大好形势摘要，祖国的大好形势摘要，武钢的大好形势摘要，本厂的大好形势摘要，以及永远飘扬的党旗、团徽和好人好事。所有这一切的一切，是给予所有人的。是一个大的包围圈，一个大的环境。而曾芒芒自己呢？针对这个女青年所发生的一切呢？在哪里？不知道。没有。不在哪里。曾芒芒的历史和现实，一片空白和静默。

1980年的5月，这种空白和静默达到了极致。“这种静默很奇怪。”——克利斯朵夫在小说中感叹。曾芒芒太同意了！只有小说能够给予她强烈的共鸣。这种静默是很奇怪。周围很热闹，她却无法把握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她从来都没有抓住过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曾芒芒的眼睛潮湿了。她想哭，却流不出泪水来。复杂的心绪暴雨般敲击着一扇尚未开启的门，这扇门仿佛十分沉重。芒芒被阻隔了！曾芒芒的额角生长着奶黄色的茸毛，目光纯净，短浅，怯生生的。她的脸颊过于饱满。紧绷的皮肤，透出青春的血液，忽而绯红，忽而苍白。

这不是梦。这也就是梦。透明又不透明。看得见却摸不着。许多苦恼，许多委屈，许多忧伤，都无法诉说。而户外的天空，飘洒着温暖可人的细雨，单身宿舍院子里的紫砂玉兰，在雨中，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开放。飞机的声音，在头顶响过，形成一道绝望的弧线，酷似鸟儿远去的翅膀。轮船巨大的汽笛声，迂回久远，声声都震撼着窗玻璃，引诱着人们自由流浪的渴望。单身宿舍里的四个女青年，有三个回家休息去了。整个单身宿舍的院子里，只有几只勇敢的蚯蚓，探索新春的路径。在曾芒芒的这个年纪里，人生所有的空间，都拥塞着期待，渴望，矫情，惶惑，胡思乱想，以及流不出来的眼泪——这个星期天，直到黄昏来临，曾芒芒都手捧着一本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她只有阅读，她唯有阅读。

2

黄昏来临不久，曾芒芒的房门被叩响了。很响。很果决。她的母亲郝毓秀在门外高声叫道：“芒芒！”

扣在一起的搪瓷碗被碰掉了。丁零咣啷，一地破碎的搪瓷和破碎的青春之梦。慌乱的掩饰。小说藏在被子里。纱巾塞进枕头套里。穿上老蓝色的帆布工装。披散的头发抓一条手绢扎起来。“来了！来了来了！”曾芒芒慌忙回应着。把搪瓷碗连同半个馒头一脚踢到床铺底下。把《液压传动原理》的专业书籍拿过来，翻开，反扣在床沿上。笔记本。钢笔。钢笔帽打开，搁在笔记本旁边。

房门打开得比正常情况迟了一点。母亲进门，满脸狐疑，锐

利的目光四处搜索。曾芒芒的自尊心被严重灼伤了。她低下头，站在一边，用冷漠和沉默来保卫自己。

“芒芒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

曾芒芒指了指床沿上的专业书籍。

“你在看书？”

曾芒芒点头默认。

“什么书？”

曾芒芒一步跨过去，飞快合上书的封面。封面上有一个书名：《液压传动原理》。

“芒芒！”母亲郝毓秀毫不留情地揭露说，“芒芒你今天没有加班，是吗？”

曾芒芒的心脏，忽然一阵紧缩，挣断了四周的维系，带着剧烈的疼痛，往深渊垂直坠落，眼看就要与地面撞击。母亲母亲，你可知道，这个年纪的芒芒，她的心脏是瓷器啊！

幸亏曾分地进来了！

曾分地是曾芒芒的父亲。他的驾临，使曾芒芒一阵目眩。她立刻意识到，她的生活当中，一桩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了。

曾分地同志，时任本市文化局党组副书记。就他四十七岁的年纪，就他解放之后才参加革命工作的资历，他的官也做得不算小了，所以曾分地同志的工作，一向都非常的忙碌。因此，曾分地同志从来都不深入女儿的具体生活空间。曾芒芒在农村做知青一年多，曾分地没有去她下放的地方。曾芒芒的大学四年，曾分地未曾去过她的学校。曾分地只是给女儿写信。写那种积极向上的，革命进步的，简单抽象的信：曾芒芒，你好！你工作好吗？劳动好吗？学习好吗？身体好吗？积极要求进步了吗？关心国家

大事了吗？注意团结同志了吗？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了吗？此致，革命的敬礼！

而1980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，曾分地竟然与妻子一道，出现在女儿曾芒芒的单身宿舍了！曾分地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，紧扣风纪以示为人严谨。他没有对女儿解释自己为什么比妻子晚到一步，那是因为他在一楼的男单身宿舍上厕所了。上厕所的事情不雅观，说出来不严肃。曾分地是不会解释的。曾分地任何时候的姿态，永远都是领导干部的那种端正和肃然。尽管曾分地进门就对女儿略微点了点头，以示他的和蔼可亲。曾芒芒却被父亲的突然出现吓傻了。只有决定最重大的问题，重要人物才会出面。党的高级领导层的惯例是这样，下面各级的领导干部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。成了习惯，就没有办法。曾芒芒他们家里，一向也就是这个习惯了。

父母的同时出现，在曾芒芒的世界里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。她高度紧张起来。曾芒芒连忙去倒了两杯开水，双手捧着，一杯捧给母亲郝毓秀，一杯捧给父亲曾分地。得双手，得捧着，否则母亲一定会指责说：芒芒，怎么连起码的礼节都不懂呢！

他们来了。他们今天是特意来找曾芒芒谈话的。

郝毓秀一看到丈夫，就说：“老曾，你以为芒芒今天真的加班了吗？”

曾分地到底是男人，他抓大事。他说：“今天我们主要谈正事吧。”

郝毓秀说：“撒谎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。”

曾分地说：“至少我们应该首先谈正事。”

曾芒芒被要求坐下。坐下。双膝并拢。腰挺直。背部不许倚

倭。目光不要躲闪，要大方坦然地正视对你说话的人。

坐下。谈话。气氛干巴巴。打开的收音机在发出那自顾自的盲目乐观的声音。炉子上没有烧开水，没有蒸气在噗噗地顶起壶盖。没有左邻右舍不断飘过来的只言片语——机关宿舍的一排排红砖平房，在每个家庭之间只砌了一堵单薄的墙壁，所有的家庭等于是一个大家庭，所有的家庭都要注意不发出过分的声音。也没有胆小而又胆大的麻雀突然蹦到家门口，迅疾地叼走一粒干枯的饭粒。坐下坐下，排除所有干扰，拒绝所有世俗，我们来谈谈。老师对顽皮的学生说：我们来谈谈。批判者对被批判者说：我们来谈谈。上级对下级说：我们来谈谈。强者对弱者说：我们来谈谈。曾芒芒对这种“谈谈”的方式已经高度过敏。父母一摆开谈谈的架势，她的皮肤和指尖，顿时开始发麻。

曾分地首先开口，他是父亲。

父亲说：“芒芒，在工厂工作了一年多，感觉怎么样？”

曾芒芒回答：“很好。”

父亲说：“和工人相处得融洽吗？”

曾芒芒回答：“融洽。”

父亲说：“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先锋队，是领导阶级，你作为一名技术人员，一个知识分子，一定要好好向工人阶级学习，千万不能翘尾巴。”

曾芒芒回答：“好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写了入党申请书吗？”

曾芒芒说：“还没有。”

父亲说：“为什么？向党组织靠拢，可是衡量一个青年是否

要求进步的根本标准。”

曾芒芒回答：“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。”

父亲说：“当然。你的这种说法，代表很大一部分青年的想法。这个问题我研究过了。我认为一个进步青年，首先严格要求自己，是正确的。然而，有没有向党组织靠拢的具体行动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态度问题。所以，芒芒，我看申请书还是应该写的。”

曾芒芒回答：“好的。”

父亲的话完了。曾分地说：“我的话完了。现在你妈妈和你谈心。”

当着曾芒芒的面，曾分地与郝毓秀交换了一个他们自以为别人发现不了的眼神。曾分地拿了一只凳子，抽出一支香烟，拉开房门，到走廊上去了。房门随之关上，房间里头只有母女俩了。这也就是说，父亲在回避。他是作为一个男性在回避。男性的回避荫蔽了阳光地带，曾芒芒得到的是羞耻暧昧的暗示。昏暗处的东西总是肮脏的，见不得人的。曾芒芒不想与母亲单独待在昏暗处。她们母女一贯都在阳光之下，几乎从来没有这么私下里单独相处过。一股干涩燎人的烟，从曾芒芒体内升起，在她的喉头火烧火燎。她克制地吭吭咯咯，涨红了脸蛋。

郝毓秀也吭吭咯咯了两声，清了清嗓子，舌尖探出来，滋润了嘴唇，喝了一口开水，无端地朝桌子上的那盆海棠花笑了笑，又去喝一口开水。郝毓秀也不习惯这么与女儿相处。她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，共产党的中坚力量，一直热烈地投身于党的工作和政治运动，她哪里有心思，哪里又有时间，与孩子琐琐碎碎呢？他们的孩子，不用他们操心，红旗下生，红旗下长，笃

定了是党的孩子，党从托儿所就开始管理这些孩子们，托儿所，幼儿园，甚至星期天都可以不接回家，自然有尽职尽责的阿姨照顾。小学就有少年先锋队，中学有共青团组织，成年之后共产党就直接培养和管理了。

用郝毓秀的话说，他们家庭，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，从来不会发生无聊的事情。就连女儿初潮的来临，郝毓秀也无须过问。高中一年级的某一天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曾芒芒在公共厕所里发现自己的裤头红了。她不慌不忙回到家里，从母亲的抽屉里取了卫生纸，再去商店买了一条月经带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当晚，母亲发现抽屉里的卫生纸不正常地减少了，第二天马上不动声色地增加了卫生纸的数量。她们母女之间，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对视一下。生活琐事就是这么简单。他们一家三口，大家都正常地上班和上学，都关心国家大事，积极要求进步，努力在各自的工作和在学习上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当一个人全心全意投入到国家与革命的宏大事业之中，日常的个人琐事就总是显得平庸和堕落。可是，再宏大的事业，都需要后继有人啊。要后继有人，就意味着个人琐事的发生。这是多么难以面对的矛盾和难堪啊！郝毓秀再一次喝水，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海棠。脆弱的海棠花，随即落下了一片红色的花瓣。当然，郝毓秀还是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，开口说话了，毕竟她是一位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干部，谈话是她的专长。

“芒芒，”郝毓秀说，“你爸爸的意见，他自己已经谈过了。我就不重复了。今天，我和你爸爸一起来看你，主要还是想提醒你：政治是统帅，是灵魂，是一个人的生命线。这一点，你务必要牢牢记住。‘文化大革命’虽然结束了，可是谁敢断定从此就没